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敎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敎。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敎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敎。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尠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
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
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本誤於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緡詩作綿。○詩小雅綿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詩作奥。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二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利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畢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敎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擧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横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强，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按素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格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而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故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爲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音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徃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慼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